

晋江原创网
HTTP://WWW.JJWXC.NET

Ph
Rainbow House
彩虹堂

晋江
言情

首位非全能型穿越女主 引领你穿越神奇的异度空间
搞笑搞怪，却冲不破前世的禁锢。前世的美少女，今世的美蓉花。

芙蓉成长记

II
芙蓉帐寒难度春宵
最爱零食 著

FURONGCHENGZHANGJI



晋江原创网
彩虹堂
晋江原创网
彩虹堂



芙蓉成长记

最爱零食

芙蓉帐寒难度春宵

FURONGCHENGZHANGJI



佛山江浩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芙蓉成长记:芙蓉帐寒难度春宵 / 最爱零食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2008.5

ISBN 978-7-80755-363-2

I. 芙… II. 最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55411 号

芙蓉成长记:芙蓉帐寒难度春宵

作 者: 最爱零食 策 划: 张国岚
责任编辑: 李 伟 美术编辑: 美 慧
特约监制: 孟 祎 特约编辑: 杨 俊
封面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校对: 成 仁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邮政编码: 050061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E-mail: hspul@163.com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: 206 千字
印 张: 14
版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363-2
定 价: 20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FU RONG ZHANG HAN NAN DU CHUN XIAO

芙蓉帐寒难度春宵

CONTENTS 目录

①

巧化干戈

69

②

恩断义绝

59

③

男儿泪

51

④

蓝颜祸水

19

⑤

少年神医

35

⑥

未来女婿

27

⑦

老实人吃亏

19

⑧

山下的老虎

9

⑨

疑虑重重

1



⑩ 后记

217

⑪ 非常皇子

197

⑫ 浮生若梦

191

⑬ 明修栈道

179

⑭ 洛阳之行

157

⑮ 情网恢恢

109

⑯ 迷醉今宵

99

⑰ 无可奈何

89

⑱ 真假眷儿

79





疑虑重重

YI LV CHONG CHONG







朵朵白云在碧水中悠悠飘荡，两岸俏皮的绿柳在春风的撩拨下，大胆调戏起湖面上的蓝天白云。春草绵绵，柔软得像婴儿的毛发，一个四五岁的锦衣男童赤着白玉般的嫩足，在草地摸爬滚打，快乐得就像一只掉进米缸的小老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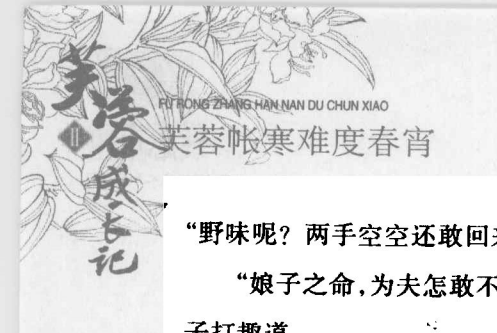
不远处，一个叼着草根的白衣少女懒洋洋地倒在浅草丛中，暖暖的阳光将她美丽绝伦的脸部轮廓镀上一层金光，远观高贵，近看慵懒。少女呼吸着带着绿草特有的清香的空气闭目养神，弯起娇艳的嘴角，弧度甜美，享受着嫩草的轻拂，痒痒的却极其舒服。

不知不觉中，清凉的青草气息开始变得灼热，在娇颜上跳舞的嫩草开始散发出炙热的体温。异常的变化惊醒假寐中的绝美少女，睁开迷蒙的杏眼，娇躯微僵，不着痕迹地借着起身后退到安全位置。

来人并不想轻易错过这一亲芳泽的良机，伸出猿臂攫住少女圆润的香肩，俊脸俯下一尺，再低下一寸，又靠近一厘，近了，真的近了。挣脱不出铁掌，少女绝望地闭上水眸，全身随着剧烈的心跳轻颤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只是一刹那工夫，也许已经是一个时辰了，没受到想象中的遭遇，少女忐忑地睁开明眸，对上那双溢满笑意的邪美的漆黑瞳人，心漏跳了一拍。

少女迅速垂下扇子般的密长睫毛，掩盖住一时的心慌意乱，跺脚嗔怪道：





“野味呢？两手空空还敢回来？”

“娘子之命，为夫怎敢不从？打了两只野兔，被你那个宝贝堂弟要走了。”男子打趣道。

少女白了他一眼，看向湖边的正为一对灰色肥兔子疗伤的小男孩，准备走过去。被身侧的男子一拉，一不留神倒入宽厚结实的胸怀中，尖秀的下巴被轻佻地抬起，俊脸俯下一尺，再低下一寸，又靠近一厘，近了，这次真的近了。然而这次少女没有闭上眼睛，却是牢牢地盯住对方略厚的嘴唇，心里暗暗起誓：“这只色猪若敢吻上来，本姑娘非咬烂它的‘门腔’不可！”

男子仿佛看穿了少女的心思，迟迟未攻，只是痴痴地看着心上人。他的目光火辣，所到之处，无不灼烧到少女的粉颊。少女被他看得有些不知所措，想甩开他的钳制，却被他就势抱个满怀。好紧，紧得难以呼吸，少女顾不上反抗，紧张地望向湖边的弟弟，还好小家伙正专心救治野兔，没发现自家堂姐又被坏人劫持了。

感觉到怀中佳人急促的呼吸，男子松松手臂但仍未“松绑”，少女趁机挣扎，只是还是失败了。修长而略带粗糙的指腹轻抚少女娇艳欲滴的菱唇，却在惨遭玉齿蹂躏之前机敏撤离。少女恨恨地瞪着他，愤怒地想：“才见过几次面呀，为什么自己的心思总能被他看透？难道我遇到了‘克星’不成？”

“在想什么？”男子轻弹神游太虚中的少女光洁的额头。

“没什么，该回去了。”少女无精打采道。

“如此良辰美景，刚出来就回去，岂不是太煞风景了？难得……”见少女恹恹的表情，男子叹口气改口自嘲道，“得，回去就回去，这叫妇唱夫随……”

三人两兔别别扭扭地走到离丞相府最后一个拐弯处，少女转身瞪了还欲跟随的男子一眼，男子识相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跟了还不行吗？”说着还真的掉头离去。

少女拉着堂弟走向自家大门，忽闻一声清亮的“玉芙蓉”，心里一惊，暗自祈祷老天马上让那个无赖消失。



可惜天不遂人愿，瞬间一股强风袭来，成千上万的花瓣飘落下来，粉红色的桃花花瓣在空中飘荡翻转，绕着少女翩翩起舞，最后纷纷落到石榴裙下，呈现七个大字：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。

少女轻舞水袖，拂散地上的花瓣诗句，拉起堂弟愤然进府，留下四个瞠目结舌的门童及嚣张大笑的始作俑者。

小意青一边要看牢两只肥野兔，一边还要吃力地小跑跟着堂姐，气喘吁吁道：“姐姐，姐姐，你慢点呀，我跟不上了……”

少女放缓步伐，小家伙鬼头鬼脑地凑近少女，求证道：“姐姐，那个人是不是喜欢你呀？”

“你个小屁孩胡说八道什么！小心我揍你。”少女抡起拳头威胁弟弟。

小家伙不服气道：“我不是小屁孩，别以为我不懂，其实我什么都知道。”

“你懂什么呀？”少女好笑地看着得意的弟弟。

“我就知道，男孩子送女孩子花就说明他喜欢她。”人小鬼大地肯定道。

“这些是谁教你的？”少女拿出姐姐的威严询问道。

小意青搔搔小脑袋吞吞吐吐道：“是、是、是那个李文兵告诉我的。”

少女困惑道：“你不是跟他不对盘吗？什么时候背着我跟他来往了？”

小家伙不好意思道：“就是他把‘大灰’、‘小灰’送给我那会儿，他告诉我说待会儿要送花给你，因为他喜欢你。”

“好你个李文兵，居然敢来污染本小姐纯洁无瑕的弟弟，这笔账迟早要跟你算。”少女咬牙切齿。

用过午膳，少女斜倚在栏杆上，发起了呆。

“小姐，小姐！”丫鬟琼儿一迭声地呼唤自家主子。

“什么事？”少女回过神来。

琼儿关心道：“小姐，近日来您经常发呆，精神恍惚，您，您有心事吗？”

少女摇头：“放心吧，我没事。”

“真的没事？”琼儿有些不信。





少女拍拍琼儿的手背肯定道：“我没事，我能有什么事呢？”

琼儿帮少女扶正松落的紫玉簪，正色道：“没事就好，可是为什么您最近变得安静起来，这不像您哪！”

少女微笑道：“傻丫头，那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嘛，人大了当然不会再像小时候般顽皮嬉闹了嘛。”

琼儿疑惑道：“可是，不久前您还是嘻嘻哈哈的性子，怎么说变就变了。人会在短短几天内长大吗？”

少女一愣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是啊，我好像变得多愁善感起来，为什么呢？”

突然心情浮躁起来，少女对琼儿道：“我想出去走走。”

琼儿奇怪道：“可是您午膳前刚从外面回来呀……”话未及说完，哪里还有主子的影子。

清明节的午后，晴空万里，一碧如洗，走在拥挤热闹的大街上也不会觉得憋闷。少女漫无目的地走着，潜意识牵引着她来到了那片神秘的梧桐林。

徘徊在葱郁依旧的梧桐林，纤纤玉手抚上笔直光滑的灰绿色梧桐树枝，缓缓绕着圈走。思绪飞回到三年多前的某日，这片梧桐林的主人向她辞行，当时她也是一个人绕着那个曾经习武数载的小树林徘徊半日。

天色逐渐黯淡，林中传来脚踩梧桐落叶的沙沙声，少女隐身树后，静观来人。

怎会是她？少女认识此人，这是一个端庄秀丽的女子，此时她眉目含春，面色绯红，比之前见到的桃花还要红艳。犹豫再三，少女忍下叫唤她的欲望，目送女子离去。

怎会是她？今日既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，她为何此时出现在此地？她脸上的春色是为哪般？方才她遇到了谁？

回想起当日提及这茶楼主人时候，这位端庄大方的大家闺秀曾经流露出不同寻常的娇羞，当时还以为她只是偷偷爱慕他，今日看来这事不寻常，至少绝不是单方面的暗恋。可是他……可能吗？但是如果他不愿理睬她，她又怎么能接近

得了他呢？

他绝不是贪恋儿女之情的人，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目的。昔日的良师益友，她不愿怀疑他，可是她又忍不住去想那位女子的家势对他这样一个不得宠的皇子，是多么有利：柳宛如的父亲是当朝大学士，学富五车，是当代文学泰斗，受人景仰，又桃李满天下。得到柳大学士的支持，也就意味着收编了文坛及拉拢了大学士其他进得庙堂的门生了。

这一石三鸟之计高明，却也下作，他会吗？突然想起一句话：“种得梧桐引凤凰”。偌大一片梧桐林，不知会笼络到多少凤凰呀。少女一路胡思乱想，回府用过晚膳，早早上床安寝，一夜无话。

睡得早却起得晚，日上三竿，少女被丫鬟琼儿拉下床，神色萎靡，哈欠连连，昨夜其实是个不眠夜。明明什么事好似都还未发生，是她杞人忧天了吗？希望是。然而，有些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，有些事情的发生却是必然的，只是时间早晚罢了。青儿、另一个未曾谋面的表哥、睿儿小师父，将来究竟谁是王，谁是寇呢？剪不断，理还乱。

将略显苍白的玉颜没入凉水中，拭净，上面乳，轻轻拍打，又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少女，年轻就是资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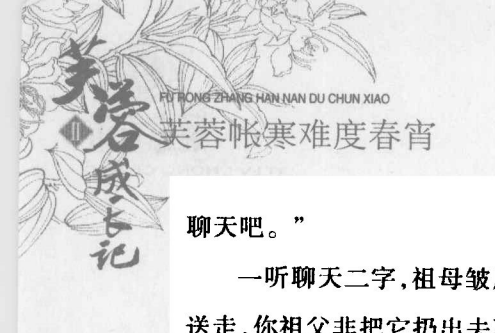
好几天没向长辈们请安了，少女匆匆用过早膳，先向祖父母的临水阁走去。

祖父照例是上朝去了，祖母正在喂鸟。那是一只黄绿主色的雄鹦鹉，蓝白色的小嘴，头背是黄毛，腹部是绿毛，尾巴末梢略带蓝色。肌肉发达强健，站姿端正优美。本来雄赳赳气昂昂的很有形，全被头顶那簇异常鲜亮的绿毛给破坏了整体形象，像是顶了个绿帽子。

看到这个头戴“绿帽子”还一脸神气的家伙，少女越看越可笑。祖母见孙女喜欢，慷慨道：“这是你爹送给我解闷的，可会聊天啦，芙蓉若是喜欢它，拿去养着玩吧。”

少女收起笑容，不好直说自己只是因为“绿帽子”而笑，并不是喜欢养这类小动物，笑着推说道：“既然是爹爹孝敬您的，孙女怎能带走呢？还是让它陪祖母





聊天吧。”

一听聊天二字，祖母皱眉摇头道：“就是它太会聊了，整天罗唆个不停，再不送走，你祖父非把它扔出去不可。既然你喜欢，就尽管拿走吧。”

话到这份上，少女只好点头应承。只是她不明白，这只祖母口中的罗唆的家伙，见了自己后怎么一声不吭，只呆呆看着她。

少女陪祖母聊了一会儿，带着鸚鵡离开了。那鸚鵡一靠近芙蓉，就开始兴奋起来，起初还老老实实待在鸟架上，渐渐地开始大胆靠上来了。原来是只色鸟，芙蓉唾弃道：“呸，又是一只李文兵。”

这下坏事了，那只色鸟竟学舌起来：“李文兵，李文兵，李文兵……”把少女急得团团转，也不知道鸚鵡的哑穴在哪里，只好匆匆回自己的留仙阁。

那只鸚鵡不止色，还花呢，见了琼儿就把芙蓉给抛弃了。琼儿虽不及芙蓉美貌，但也是个清秀小佳人，更重要的是琼儿比芙蓉温柔多了，鸚鵡毅然选择了琼儿。

琼儿一向娇憨单纯，看不出鸚鵡的真本色，只当是只可爱的小鸟，抚摸着亮丽的“绿帽子”问芙蓉：“小姐，这只鸚鵡好可爱哦，它有名字吗？”

芙蓉撇撇嘴，诅咒道：“它呀，就叫‘戴绿帽的家伙’。”

琼儿不及反应，小色鸟学会了新词，拍着翅膀欢快喊道：“‘戴绿帽的家伙’，‘戴绿帽的家伙’，‘戴绿帽的家伙’……”

虽然这词不雅，但总比老叫着“李文兵”强多了吧，芙蓉懒得再理这只色鸟了。



山下的老虎

SHAN XIA DE LAO HU





自从那只小色鸟到来后，留仙阁的气氛欢快了不少，琼儿及其他两个小丫头都对它青睐有加，小色鸟俨然成了二等主子，过上了众星捧月般的生活。看在它娱乐了三个丫头的分上，芙蓉打消了送走它的念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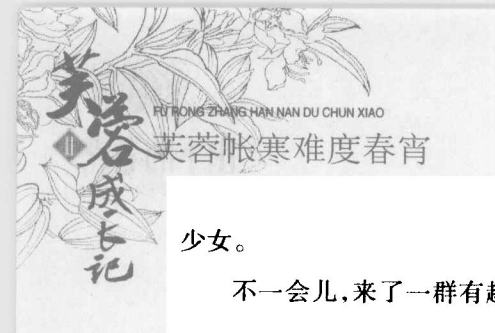
果然是清明时节雨纷纷。自清明节已是三日了，也下了三天的雨，虽说只是微风细雨，但总是不如晴天来得出入自由。在屋里困了三天，对性喜自由的芙蓉来说，简直是受罪。这日午后，风停雨歇，芙蓉看看天空，万里无云，想必不会再下了吧，总算可以出去走走了。

雨后的空气湿润而清新，芙蓉做一个深呼吸，微带泥土香的清凉空气沁人心扉，心旷神怡。好景不长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和风伴着细雨，打横着飘过来，雨丝细如牛毛，落在衣衫上只是微微潮湿而已。雨中漫步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一个从容而悠闲地缓步于微雨中的美丽少女，在一群手忙脚乱收拾刚摆开的货摊的小贩们和狼狈赶路的行人中，是一道怎样的迷人风景，各位看官自行想象去吧。

雨再小终究还是雨，渐渐地芙蓉的刘海被润湿，贴在前额，该找个地方避避雨了。这朵含露的芙蓉花走进一家装饰古朴典雅的客栈，客栈门口早已熙熙攘攘，想必多是为避雨而来的路人吧。叫上一壶上好的铁观音，少女品茗，旁人品





少女。

不一会儿，来了一群有趣的人，转移了聚集在少女身上的灼热视线。

率先进来的是一个衣着朴素但难掩风度的俊美公子，他温文如玉却不失英气，该是个文武全才吧。芙蓉对他多看了几眼，不止为他的夺目风采，更为那眉眼间的似曾相识。

在众多欣赏的目光中，那公子一眼便注意到了容貌出众的品茗少女，对上她清澈的目光，点头温和一笑，少女微微点头回笑。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，一见如故。

此时后边鱼贯而入六个年轻姑娘，年龄在十四岁到十八岁之间，虽无十分容貌，但环肥燕瘦，各有千秋。六人不约而同地盯住芙蓉，面露防备之色，看来是和那位公子一伙的。

几人刚入座，外边传来一阵马车声，夹杂着几声娇斥声，好像是催着赶路。

不多时，闯进来一位红衣少女，十五六岁的光景，面如春花，体态窈窕，只是一脸娇蛮，让人望而生畏。她身后紧随几位贴身护卫，虎背熊腰，一看就知道是练家子。

先前那位温文尔雅的布衣俊美公子，见了她不着痕迹地叹口气，端起茶盅，径自饮茶。那少女见他对自己熟视无睹，跑到他跟前，挤开离布衣公子最近的那位姑娘，一屁股坐下。

布衣公子皱眉道：“慕容小姐，你这一路到底要跟到什么时候？”

红衣少女半是撒娇，半是威胁道：“天涯海角，海枯石烂，直到你娶我为止。”

那布衣公子无奈道：“慕容小姐，在下身有婚约，恕难从命。你还是早些回去吧，令堂令尊想必非常担心你。再说你一个姑娘家，这么风风火火地跟着我，闹得满城风雨，对你的闺誉实在不妥。”

红衣少女绕着胸前的小辫子，娇蛮地挑衅道：“你若娶了我，谣言不攻自破。”

布衣公子无可奈何，不再答话，低头饮茶。